

# 艾莉丝<sup>的</sup>树

文：〔美〕伊夫·邦廷 图：〔美〕罗纳德·希姆勒 翻译：刘清彦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 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 艾莉丝<sub>的</sub>树

文：〔美〕伊夫·邦廷 图：〔美〕罗纳德·希姆勒 翻译：刘清彦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 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莉丝的树 / (美) 邦廷著 ; 刘清彦译.

— 石家庄 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1.3

(启发精选国际大师名作绘本)

ISBN 978-7-5434-7910-4

I. ①艾… II. ①邦… ②刘… III. ①图画故事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18991号

冀图登字: 03-2010-014

### Someday A Tree

Text copyright © 1993 by Eve Bunting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3 by Ronald Himler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1 by Hebei Educatio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简体字版 © 2011 由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

## 艾莉丝的树

编辑顾问: 余治莹

译文顾问: 王 林

责任编辑: 袁淑萍 马海霞

策划: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台湾麦克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: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
河北教育出版社 www.tbep.com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)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: 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www.7jia8.com 010-51690788

开本: 889 × 1194mm 1/16

印张: 2

版次: 2011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34-7910-4

定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(010-67887676)

献给安德莉亚·卡林，她曾经给了我一棵树。

——伊夫·邦廷



献给我哥哥，也是我的好友托马斯·希姆勒医师。

——罗纳德·希姆勒





只要天气好，每天下午我都会和妈妈带着牧羊犬奇哥，走过那片大草地，坐在我们的老橡树下。爸爸说，那棵树可能从哥伦布到美洲时，就已经在这里了。我和妈妈带着柠檬汁，或一口袋酸酸的小苹果，我会收集橡树果实，还会记得带本书和给奇哥吃的饼干。



“很久以前，在很远的地方……”妈妈开始讲故事。  
奇哥也把头枕在爪子上仔细听。  
有时候，我会和妈妈一起讲故事。  
“妈妈，告诉我，在我出生前，有一天你和爸爸到这棵树下野餐，然后你们发现这儿的房子和地要卖，然后……”我停下来喘了口气。  
“然后我们就不想住在城市里，把这儿的房子和地都买下来了。”妈妈接着说。  
“说说我在这棵树下受洗的事，”我说，“有只小鸟在牧师头上做了什么好事。还有，麦太太戴了一顶插满真花的帽子，结果引来好几只蜜蜂。”  
我们在草地上打滚、嬉笑，奇哥也跟着打滚、嬉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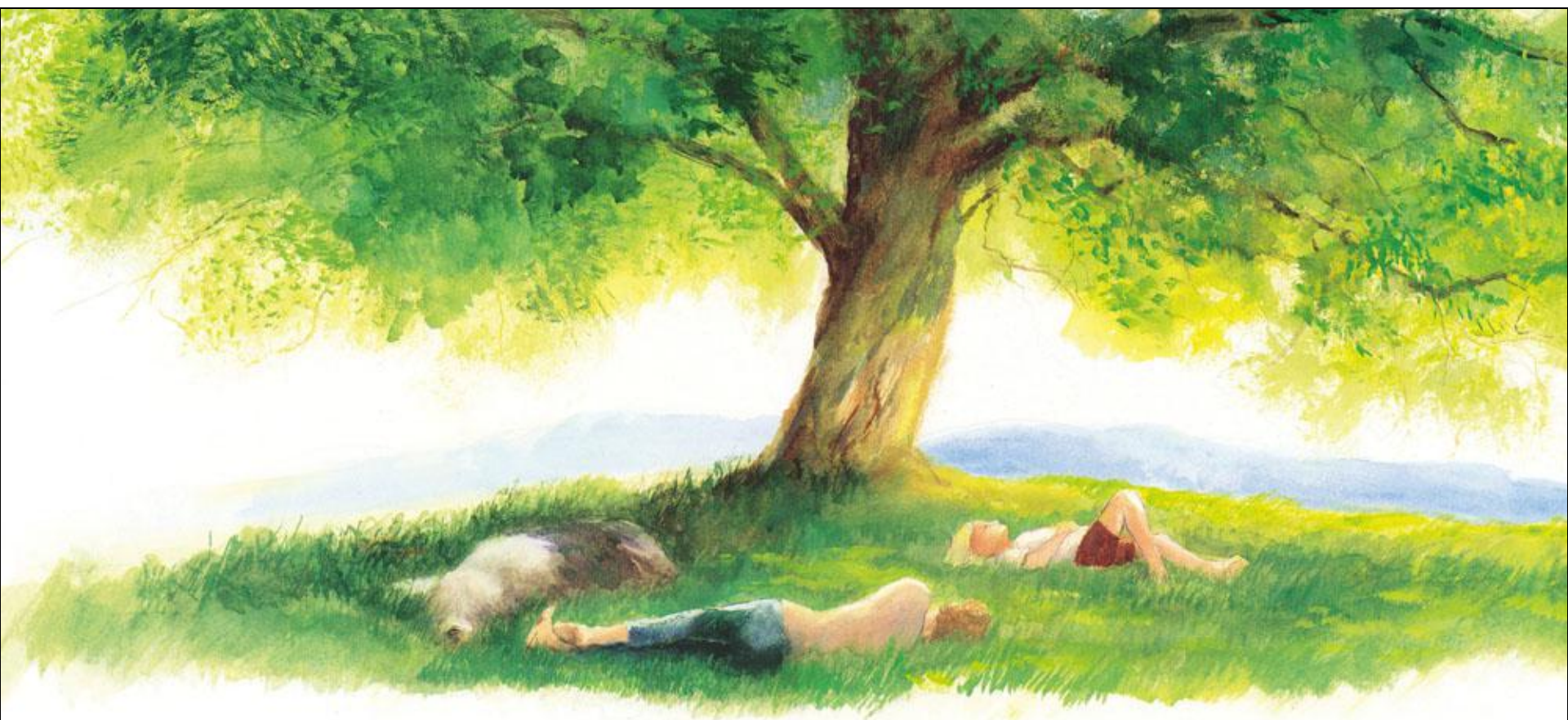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天气炎热的时候，开车往来于城市的人，常常在这里停下来野餐，就像爸爸妈妈当年一样。我们一点儿也不介意。爸爸说，这棵树不是我们的，因为没有人可以拥有一棵树。那些人把毯子铺在地上，假装没有在听我们讲故事。但有时候，我们看见他们在微笑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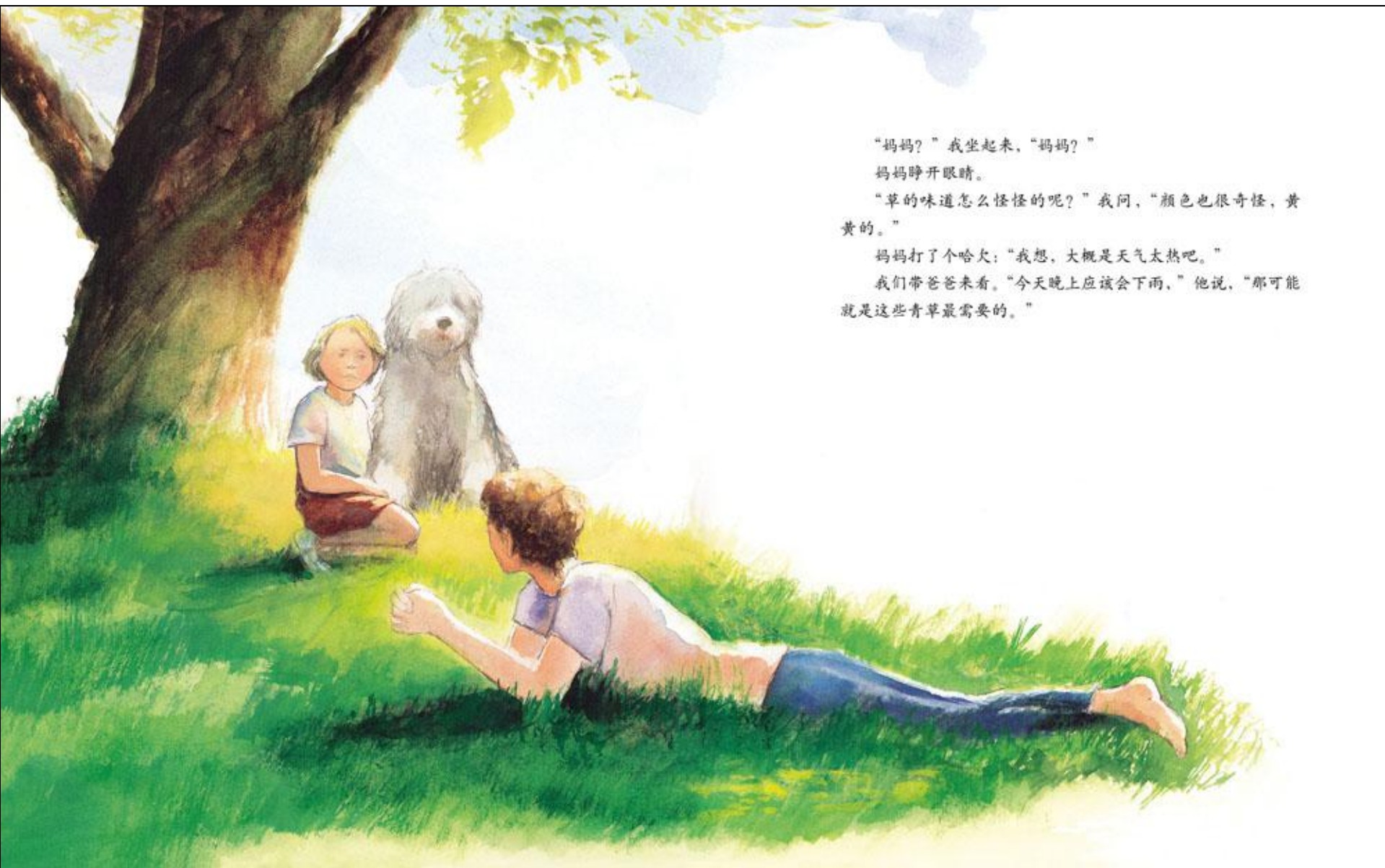


今天，我正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。我躺在树下往上看，目光穿过树叶间的缝隙，妈妈和奇哥在我身旁睡觉。云像烟雾一样变换形状，它们缓缓飘过时，树叶就会轻声和它们说话。我也听见树叶轻声呼唤我的名字：

“艾莉丝……艾莉丝……”

有只蜘蛛在我上方轻轻摇晃。还有只猫头鹰躲在树上，黄昏时，我们偶尔会听见它的叫声，看见它模糊的影子。

我翻过身，把脸埋进草丛。噢，草的味道怎么怪怪的呢？我仔细闻着。



“妈妈？”我坐起来，“妈妈？”

妈妈睁开眼睛。

“草的味道怎么怪怪的呢？”我问，“颜色也很奇怪，黄黄的。”

妈妈打了个哈欠：“我想，大概是天气太热吧。”

我们带爸爸来看。“今天晚上应该会下雨，”他说，“那可能就是这些青草最需要的。”



可是雨水没有改善那种情况。

草地枯黄的面积每天都在扩大，树周围的青草渐渐枯萎了。

我们凝视着树叶，它们变得又枯又干，还轻轻掉落在我们仰起的脸上。现在是春天，老橡树却开始掉叶子了。

妈妈的手按在树干上，好像在检查它有没有发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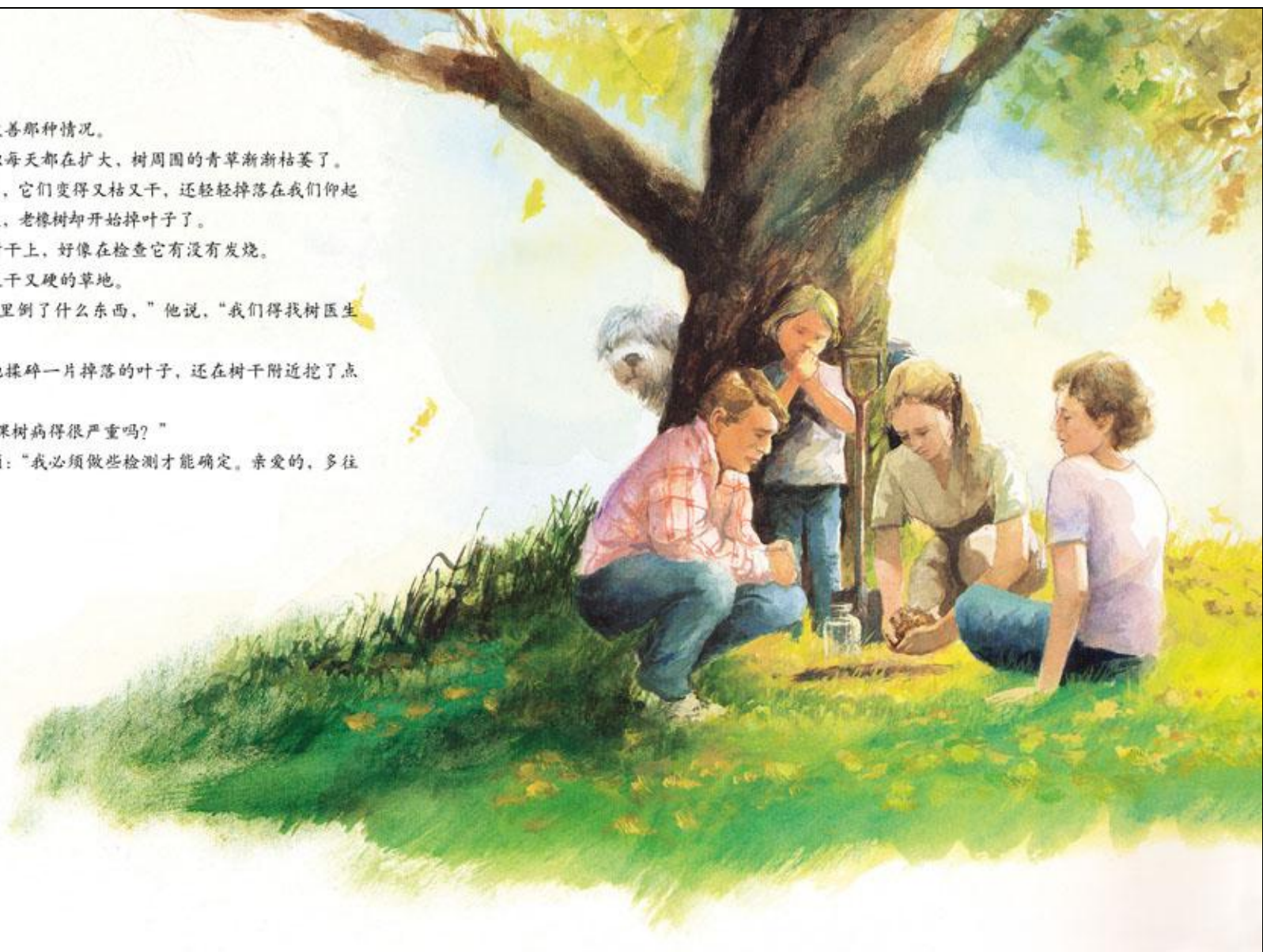
爸爸用脚踢着又干又硬的草地。

“好像有人在这里倒了什么东西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得找树医生来看看。”

树医生来了，她揉碎一片掉落的叶子，还在树干附近挖了点儿泥土样本。

我小声问：“这棵树病得很严重吗？”

她摸摸我的脸颊：“我必须做些检测才能确定。亲爱的，多往好处想吧。”





四天后，我们发现那棵树中毒了。

“谁会做这种事呢？”妈妈大叫。

爸爸板着脸：“也许有人倒了不该倒的化学原料，也许他们是为了快速和方便，就直接把东西倒在路边。”

我不懂化学原料，但我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。

这棵树的事慢慢传开，报纸上甚至还登了张照片。

我和爸爸、妈妈开始挖树干附近那些有毒的土，麦家的人也来帮忙，他们带来铲子和我们一起工作，填上干净的土。我们并没有请求他们这么做。





消防队派来几辆水车，为枯黄的树叶洒水。现在，树枝顶端的叶子都掉光了。爸爸、麦先生和罗先生爬到树上，用麻布袋包住那些树枝，免得被太阳晒伤。

在电信公司工作的廖太太，借来一些和树一样高的杆子。她和她的朋友们立起杆子，挂上遮光网，避免让树直接被太阳照射。我们心中怀抱着相同的希望。





但是叶子还是不停地掉下来。

“雨水使毒素渗透得更深，”树医生说，“我想，你们的树已经撑不下去了。”

有位女士带来自己织的红围巾，那条围巾像跳绳一样长。她把围巾系在树干上，轻轻拍了拍：“好啦，围着就不会生病了。”

草地上排列着慰问卡。

树枝上绑着心型气球。

有人带来鲁冰花，插在果酱瓶里，旁边还放着鸡汤罐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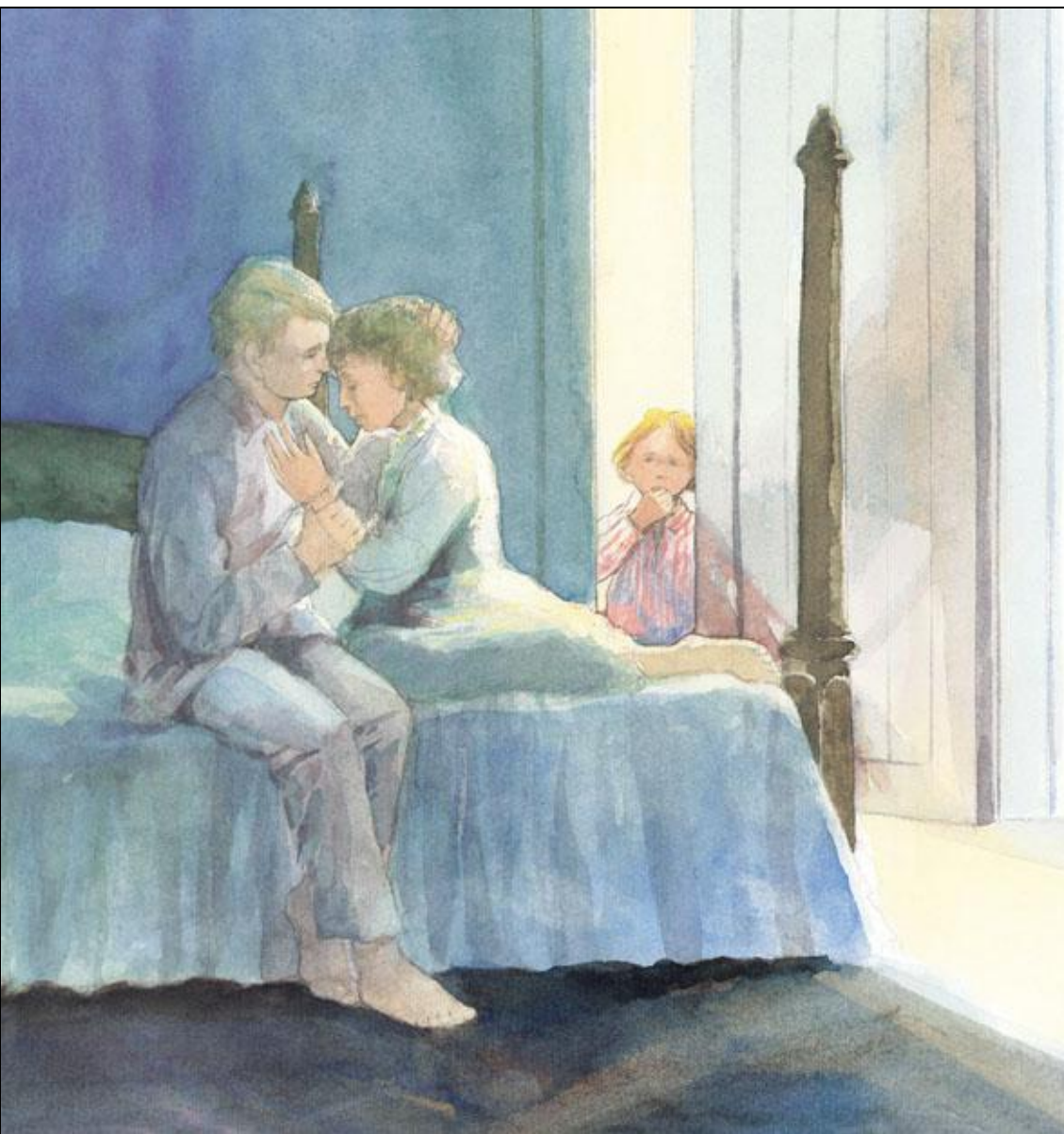
叶子还是掉个不停。

小鸟飞走了，松鼠离开了。那些晚上会从秘密栖息地偷偷溜到这里的鹿，也不再出现了，昏暗中一片寂静。

“我们的树快死了吗？”我问爸爸，“是不是因为这样，小鸟和动物们都不见了？”

爸爸说：“这附近嘈杂的声音把它们吓走了，就是这样。”

我很想相信他的话，但我还是很害怕。现在，就连奇哥也不敢靠近那棵树了。每天晚上，我从窗户向外望，想看看那些鹿有没有回来……不过，它们再也没有出现。



有天晚上，我心情很不好，想去爸爸妈妈的房间找他们。房间的门开着，他们没有看到我。妈妈在哭，爸爸搂着她。

“树活着，也会死，”妈妈说，“可是不应该像这样。”

爸爸抚摸着她的头发：“嘘，亲爱的！做那件事的人，可能不是故意要害死这棵树。我们绝不是有意要残害世界上美丽的生命，但我们就是这么做了。”





我溜回房间，躺在床上。我的胸口好痛好痛，我以为我们的树会一直在那里，就像天空和草原、就像爸爸和妈妈一样。可是我错了。

月光染白了我的房间，我看见柜子上那个装着橡树果实的大罐子。我收集的橡树果实！有些已经很久了，不过上面那些是前阵子才收集的，那时候树还很健康。我高兴得快要喘不过气来。

我跳下床，拿了几颗最上面的橡树果实。在我紧握的手心，它们似乎有心跳，充满树的生命力。我跑到窗边，很想现在就去，可是外面好暗，月亮躲到云后面去了，屋外黑漆漆的，还是很吓人。



我握着那些橡树果实睡着了，早晨醒来时还紧紧抓着它们，湿湿热热的。

我先光着脚丫溜下楼。

奇哥趴在门廊上，它仰起头，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拿起妈妈的小铲子，然后跟着我一起跑过那片大草地。

昨天晚上又下雨了，空气中充满雨水的味道。湿漉漉的青草和火焰草的叶片黏在我的睡裤上。

先前掉落的枯叶被耙成一堆，昨天晚上又有叶子落下来了。我踩着它们沙沙地前进，奇哥跟在后面。

这棵树好像萎缩了，树梢上的麻布袋看起来像湿湿的破布，和跳绳一样长的红围巾也松垮垮的。唐太太一个星期前就把那些借来的杆子收回去了。

那棵树放弃了。我们也是。





我捧着那些橡树果实走向它。

“树，我不知道这么做行不行，”我说，“也许可以吧。”

奇哥帮我跨大步测量，直到我确定我们站在健康的草地上。他还帮我挖了条小土沟，我把橡树果实一颗颗放进去，盖上土。

“你不可以回到这里把它们挖出来哦，”我对奇哥说，“就算只有一颗种子发芽，我们也会有一棵树，就像这棵这么大！”我张开双臂，直挺挺站着，“甚至更大呢。”

奇哥抬起头。

“我不知道什么时候，”我回答，“总会有那么一天。”

我走到树的旁边，把红围巾系牢，像那位女士一样轻轻拍了拍。“好啦，没事了。”我说。



很奇怪。那棵树明明没有多少叶子了，但是我和奇哥跑回家时，我听见背后传来沙沙的声音，听见一阵轻声呼唤：

“艾莉丝……艾莉丝……”





ISBN 978-7-5434-7910-4



9 787543 479104 >

定价：29.80元